

曹席珍：凛凛风骨浩然歌

□ 郭时健

曹席珍，字玉晖，系今临县大禹乡府底村人。民国六年县志载：清顺治五年（1648）曹席珍中戊子科第二名举人，清顺治十二年（1655），被择候选知县。康熙二年（1663），任湖广郧阳府竹溪县知县。康熙十二年（1673）被提升为彝陵州知州，这时恰逢吴三桂叛乱，县匪、川匪、房匪先后犯境，曹席珍率众死守阵地，力尽援绝，为贼所俘。贼诱以高官，曹席珍严词拒绝，受尽酷刑，写下了著名的《绝命词》，人称临县的“文天祥”。处决之日，天地变色，贼惧而放之。平乱后朝议复职，因年老多病，曹席珍坚请还乡，不久病逝，终年74岁。



初治见效遇叛乱

竹溪县，位于今湖北西部、鄂、渝、陕三省交界的秦巴山区。明清之际，时局动乱，竹溪县为鄂陕川（渝）毗邻的偏僻山区，山深林密，交通不便，匪患猖獗。康熙元年（1662），竹溪县经三省会剿才得以收复，一年后，曹席珍到任竹溪县知县。初到任时，竹溪县因战乱民生凋敝，人烟稀少，曹席珍多方招抚流民，苦心经营，才逐渐恢复县治秩序。康熙七年（1668）曹席珍主持重修文庙，于废墟上建殿三楹，竹篱茅檐。他在任期间翻修儒学，致力于振兴教育。经过十年辛勤治理，曹席珍政声渐起，被提升为彝陵（今宜昌市）知州。

彝陵，扼制三峡，泻激长江，为全楚的西门。这时三藩并撤，镇守云南贵州的吴三桂已有反心。朝廷的檄文频繁下达，上自西陵，下至九江，大小船只，都聚集到洞庭湖的西岸，船户夫役，像蚂蚁一样聚集，致使谷米贵得像珍珠，柴薪贵得像桂木。当吴三桂反叛的凶信传来，人们如鸟惊兽骇，哄然星散。湖南诸郡同时告陷，西起上庸竹山一带，东至襄樊，地方官僚乘势而动，哄然蹶起。襄樊的杨来嘉、郧阳的洪福、竹山的谢泗、竹溪的冯元都蠢蠢欲动。特别是竹溪县的冯元首谋背叛，欲将曹席珍拥挟入川，他设计骗曹席珍说：“我们将戮力同心，为地方死守，为此当于关帝庙歃血为盟。我今已备好香纸，邀您速赴盟所。”曹席珍知其是诈，便据台不下山来，叛军遂率众来攻。曹席珍率家丁竭力死守，昼夜不懈。这时秦兵驻扎在距城四十里的白土关，叛军顾首瞻尾，不敢入攻。再有中军守备刘斌，协谋造变，但因所率士卒不愿随他入川，中途拥劫着他回城。冯元叛军势力窘迫，最后只好狼狽入川而去。

这次事件之后，文武将刘斌倒戈回城一事，

依险据守中峰寨

古竹溪县志记载：“中峰寨，县西、距城三十里”。在今蒋家堰镇甘家岭村之南，属三合农场特产队的管辖地。该寨四周群山环绕，仅前后设两门，前门城墙高耸，位于仅能容足的峭壁之上，后门临于绝壁，实为险绝之寨。中峰寨明末就已修建，主修人为甘氏家族。

甘氏家族祖为官宦，早年移居竹溪，明末已发展为当地旺族，代表人物为甘继芳。据史料记载，甘继芳忠勇刚毅，为人慷慨大方，富有谋略。明末战火使老百姓频遭劫乱，很多人只好逃进深山老林躲避。甘继芳便纠合残存百姓，挑选精壮者，加以训练成为乡勇，组成民团，战火烧来时共同抗击，战斗结束后就各回乡务农耕田。这种兵民一体的做法在甘继芳的主持

呈报给荆州省督，文书由快马飞递，不几日就到了荆州。曹席珍也将此事写了报告由塘路送到府上，再由府上转送到荆州。报告到了荆州督部后，省督对刘斌的报告已经批复，将刘斌超升三级，以参将身份管理竹溪的军事。于是，上级在曹席珍后到的报告上这样批复：“文武申报时日皆全，所到迟速互异，不便再行入告。”只得一奖云：“保印全城，忠义可嘉。”

冯逆去后，川逆随后又来，吴三桂的大将王屏藩送来重夔道（四川省的一个道）的伪札，曹席珍对清政府忠贞不二，立即将这一情况申报本府并转缴省督，省督批复：“该县前能抗贼拒敌，兹复守节不染，深为可嘉，尚当益励忠壮，以图后效。”

川逆去后，房州（今湖北房县）的叛军又到。伪将军杨来嘉送给曹席珍夔州府知府的伪札，曹席珍不为所动，又立即申报到本府并转缴省督。招降被拒，叛军即来硬攻，杨来嘉派叛军都统洪福领五镇十三协的大军倾巢来打竹溪，危险关头，曹席珍初衷不改，拼死力战。

竹溪县城在明末时毁于李闯王、张献忠之乱，故清初竹溪的几任知县只能寄署于山寨之巔办公。清初辽阳岁员赵完壁出任竹溪知县时，就寄署在教家寨。曹席珍出任竹溪知县后，仍寄署教家寨理一县事务，执政达5年之久。直到康熙七年（1668），朝廷在竹溪建立了军事组织——竹溪营，并配备了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军官，常驻兵员480名。曹席珍也建立了兵卒达800名的县级队伍。由于无石砌的城池，大敌当前无据可守，于是，曹席珍与守备刘斌离开县城分兵把守，刘斌扎营于桐溪，曹席珍率众扎营于中峰寨。

下，一直坚持了十多年，直到大清王朝的建立。兴安镇（今安康）总兵段某知道甘继芳忠勇可堪重用，便行文任命他为竹溪守备，负责防守今中峰、蒋家堰一带。甘继芳忠于职守，竭力防御和迎击来犯之敌，使竹溪获得一段时间的安定。

康熙初年，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已势成割据，与清廷分庭抗礼，其中吴三桂势力最大。1673年（康熙十二年）春，康熙帝作出了撤藩决定。吴三桂首先发难，其他二藩随之反叛。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后，由云南、贵州攻入湖南、四川。南方乃至长江流域、西北各省，皆有藩王或将领予以响应。在鄂西北、谷城总兵杨来嘉、郧阳副将洪福、竹山游击谢泗、竹溪游击洪源，群起响应，一路攻城掠地，在占据襄阳和郧阳治下各县之后，又领兵向竹溪杀来。

但在偏远的竹溪，一路势如破竹的叛军，攻势却受挫——他们既攻不下刘斌守卫的桐溪，又攻不下竹溪曹席珍领导下与甘氏家族为主力的地方民团武装共同英勇顽强抵抗的中峰寨。《竹溪县志·善行》篇记载：“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逆余孽杨来嘉等叛，据房陵、竹山，四出攻掠，独溪邑以芳（甘继芳）在不能犯，贼愤甚。”

叛军屡不得逞，十分恼怒，便于当年8月纠集万人来攻打竹溪。曹席珍与守备甘继芳同心协力据守，一场血战就此拉开。

浴血奋战显忠义

守卫战自康熙十四年8月19日攻围起至9月28日，叛军百计不下，师老粮匮，贼亦悔退，后来叛军撤去围攻桐溪寨刘斌的兵力，合并起来同攻中峰寨。至次日酉时，云梯百道，蜂拥蚁附。寨上木石乱下，死伤者填满壕堑，不可胜计。伪副将火攻营戴德率领枪手三千，每排五百，前排声绝，后排继攻，声震山谷，铅子流火，矢下如雨。顷刻之际，立死于炮火之下的有曹席珍的弟弟曹杰、侄儿曹启东等，家丁张永祚、杨成等，寨民陈泰、孔木匠等，衙役门子徐禄、何天祚等，左右前后，积尸三、四十余具。伪城守备副将马更奇攻寨时，脑中大石，滚毙寨下，贼势大阻。之后伪铁骑镇杨开运督贼举火来烧寨楼，火起炎发，立身无地，贼遂百道蚁登，攻上寨来，守寨的除妇女落下寨外死伤外，合门尽遭叛军屠杀。曹席珍最后退到中峰绝顶，来到灵庙下，这里地势斩削，最为险峻。怎奈亲疏都已战死，左右无人，曹席珍力尽被俘。

64岁的甘继芳也同时被俘，叛军劝其投降，甘继芳不屈，厉声大骂：“甘继芳好男子，肯从若辈做贼哉？若辈釜鱼游魂，立见齑粉，惜吾不能手殲汝耳！”叛军被骂得恼羞成怒，杀了甘继芳。

正气浩然《绝命词》

昆明池水横六诏，中有长鲸尾不掉。
西南凤鹤过湖湘，妖氛一夜满边徼。
我家山右尹楚水，十载枫林始量徙。
全创门户数西陵，未及交代军声起。
庸竹绵亘到襄樊，长汉一千二百里。
偏裨镇师与三军，尽是八闽谪戍子。
潮声夜半卷层关，鸟语狐鸣满汉南。
高官大爵争来啖，不信常山人姓颜。
水冷金寒性所成，誓将只手答圣明。
内外援绝四十日，嗟今帐外皆楚声。
阖门义士同日死，血颈模糊当路横。
床头刀头总气尽，刻木东藩莫问姓。
任尔碎首与流肠，羞向灶养丐余命。
朔风冽冽雪花急，关木婴铁解房国。
读书万卷取义难，悠悠生死何足说。

曹女尽节舍身岩

曹席珍被押解到房陵后，锁到贼辕门的左侧，他料定必死，恰逢杨、洪两贼闹矛盾。五日后贴出告示：初七日处决竹溪知县曹。到了初六日，举城发生火灾，烧得片木不存。初七这天，杨逆盘腿正坐，刽子手绑着曹席珍，正要赴西市处决时，忽然又传来了释放令。

曹席珍被释放一方面因为初六房陵全城发生火灾，叛军以为是天意，故不敢杀他；另一方面因洪逆的记室官游超将曹席珍的题壁词抄报回来，不意内有孝廉辛钟英（杨开运为了教育他的儿子，将辛钟英劫拥入房陵，强聘为私家教师。为此，辛钟英恨贼人于骨髓）见到曹席珍的题壁词后，大生怜悯，跪于杨开运面前，恳求释放。曹席珍事后方知其中原委。

曹席珍被释放后，伪房陵知县陈耀将曹席珍安顿到城西南三十里的撒海堰。曹席珍衣食俱乏，只有采食豆瓣、蛾儿肠、水芹、黄精、蕨粉等糊口延生，面目尽皆浮肿。到后来卖药卖卜，苟活到康熙十七年（1678）。时年，清廷大兵四面进剿，贼拔

见全家阵亡，曹席珍大骂叛军，以求速死。贼却以为奇货可居，反缚后抬至营内。曹席珍几天不语不食，未得就死，延至十月初九，被解送到常德澧州。到了房陵县，曹席珍被下狱禁锢，备受非刑，关闭两月有余，听候发落。后伪令下来，诈称让他释放还官。曹席珍义不受辱，卸下刑具后即潜夜逃至白土关，已进入了秦地。

白土关的守将余未都，一直与曹席珍相邻为官，是十分深厚的朋友。余未都当年自粤东守备升任白土路游击路过竹溪时，曹席珍曾赠裘给资，设宴款待，他到任后两人你来我往，关系最密。于是，曹席珍与余未都暗通线索，计就内应。没想到在大敌压境之际，余未都会反目。为了自保余未都将曹席珍解交给洪福，致使曹席珍再入网罗，用重刑之后，叛军将半口铁钏用斧打合，解送曹席珍到房陵，遂致曹席珍左手筋断，腕骨轧出。行至竹山县南江上庸驿时，曹席珍血肉肿胀，寸步难移。在驿内休息时，曹席珍料想押回去凶多吉少，忍痛在驿前庙壁上题下了流传千古的《绝命词》古风一篇，《满江红》词一阙。如今《满江红》词已无处可寻，古风《绝命词》刊登于民国六年的《临县志》中，现摘登如下。

系命飞报武陵路，幽系房狱无朝暮。
梦魂夜到睢阳台，伤心谁复辞雾露。
腊尽冬回春到头，令下还官许释俘。
共说反面偷生好，读史曾笑满武秋。
月黑冒险度秦关，襁鹿初奔说万难。
堪恨余逆通线索，反面成仇缚送还。
重罹罗网再捞掠，血肉风飞俱见骨。
半口铁钏斧合亲，左手筋断右骨折。
风吹枷锁两做囚，狰狞鬼卒互轮流。
上庸城外南江水，欲葬鱼腹不可求。
寒荧灭天照破肉，啾啾如闻鬼夜哭。
双眸开合不能言，潜将甲子算太乙。
两叶重华日正中，四海何地不呼嵩。
但能励得霄鸿志，不怕蚩尤万丈峰。

营连夜逃走。收复房陵后，曹席珍首先拜见全省的军事首领杨佟，又将受到的苦难摧残报告了总督和巡抚。三院官署奉督部之令，让府道两级官员详验曹席珍的伤痕，经查验确具实情，最后将他的事迹出具联合报告上奏朝廷。曹席珍侨居樊城，旅资全无，其艰窘情状，如同乞丐一样。且年逾七十，有病在身，喘息不续，于是，坚决恳求归家。

在中峰寨保卫战中，值得一提的是曹席珍15岁的女儿。寨破之时，曹女为防俘虏后受辱，从绝壁上飞身跳下而亡。竹溪县志《烈女》篇中，清朝烈女排行榜上，曹小姐排名第二。志云：“寨破，曹公被执，女俱辱，坠岩死，至今俗呼为‘舍身岩’。邑增生陈作霖字喜亭者，曾作一诗《舍身岩》：“一缕寒烟锁白杨，舍身岩下水茫茫。怜他十五娇儿女，赢得空头草木香。”至今海拔千余米的中峰寨成为县里的一处古迹胜地，里人立亭其上，左有“舍身岩”，即曹侯女尽节处，右有方石孟，清泉流出，不竭不溢。

